

红色关系

长篇小说

红色关系

作者：于 卓

第十六章

夏夜的天空，看上去质感柔软， 闪烁的星星， 像一颗颗液体的小圆球， 很容易把人， 带进一个童话世界， 或是传说的某个仙境。

这时两个中学生， 并排走在能源局第五生活区的水泥石板路上。男生的个子， 比女生稍高一点。

后来这两个中学生， 在十七号楼二单元门洞前停下脚步。

你，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吗？女生怯生生地问， 然后低下头。

男生一拍胸口道， 他常去我舅舅家， 我碰上过好几次， 我舅舅对他不错。

可现在， 又不是你舅舅， 找他帮忙。女生还是忧虑。

男生拉了女生一下， 说， 可我是舅舅的亲外甥。

他们要去拜访的人， 是能源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刘生号。

刘生号的家， 在二楼。站在二零二房门前， 女生

的脸，因紧张而红扑扑的。男生的表情，这会儿也不轻松，眼睛大睁着。

我敲了……男生的舌头，有点发硬。

要不……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女生哆哆嗦嗦地说。

都来了，还回去干什么。男生振作了一下，抬手敲门。

请问找谁？屋里的声音隔着防盗门传了出来。

找刘经理。男生提着气说。

你是哪位？显然这会儿，屋子里的人，正从门上的猫眼往外看。

我——我是能源局，冯仲局长的外甥！男生说。

防盗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与来访的两个中学生，年岁差不多的女孩，站在门内，上下打量门外的人。

啊，我认出你啦，你叫董涛，初三5班班长！女孩兴奋起来，左右手上，各伸出一根指头，并行朝董涛的面门戳来，站在董涛身后的女生，失声一叫。

董涛回了一下头，脸腾地红了。女生的脸色，这时熬白。

你是……董涛看着眼前这个胖乎乎的女孩，舌头有些不好使了。

我叫刘晓萱，初一2班的。女孩快活地说，来啊，你们进来呀！

关上防盗门，刘晓萱眯缝着眼睛问女生，你好像，也是5班的？

董涛替女生回答道，我们是一个班的，她叫王溪。

噢……王溪。刘晓萱咂了一下嘴。

我们找你爸爸，有点事，晓萱同学。董涛讷讷地说。

刘晓萱噗哧一声乐了，捂住鼻子说，你真逗，怎么比我们女生，还腼腆啊？

走进客厅，董涛四下看看，不安的目光，停在刘晓萱脸上。

我爸妈，都出去了。刘晓萱笑咪咪说，眼角余光，

在王溪脸上游动着。

王溪更拘束了，两只纤细的小手，交织在小腹那儿

。

哎对了，董涛同学，你刚才进来时，说什么来着？刘晓萱偏着头问，你说你是冯局长，冯局长的……外甥？

董涛点头默认。

那你找我爸，有什么事？刘晓萱脸上，不那么热情洋溢了。

董涛就把王溪求他的办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王溪的父亲，现在是刘生号手下的一名水暖工，平时爱喝酒，爱打麻将，半年前就呆在家里，吃起了待岗职工生活补贴费。这阵子能源局上上下下闹移交，王溪的父亲受到冲击，急着想借机重返岗位，这样日后到了市里，也好有个说法，可是脚下的路，前后都走不通，于是她父亲就怨天怨地怨能源局，天天在家里逞能，不是拍桌子，就是瞪眼睛，大喊大叫，踢椅子摔门，把家里搅得时时刻刻都充满火药味。

听完董涛的诉说，刘晓萱眨了一下眼睛，怀疑的目光，在董涛脸上转转，又去王溪面孔上停停，思忖道，你不就是想让她爸爸，上岗吗？

不等董涛回答，王溪急忙开口，我爸他们单位，这次要移交到市里。

我知道，我爸爸，都跟我说过了。刘晓萱说，翘起圆溜溜的下颏。

王溪接着说，我爸现在没岗位，这样一来过到市里，他也就没工作了。

晓萱同学，我们想求你爸，帮个忙，随便给一个岗位就行。董涛补充说。

噢——刘晓萱一笑，盯着董涛问，就这点事啊，那你用得着来求我爸爸？你是冯局长的外甥，让你舅舅，给我爸爸打个电话，这事不就摆平了嘛，还用得着你们俩，跑到我家来说？

嗯……董涛一下子给刘晓萱的话噎住了。

王溪瞟了董涛一眼，小声说，董涛，要不，咱们走吧？

董涛犹豫，一副走也不是，留下也不是的为难表情。

刘晓萱嘟着嘴，围着两个人转了一圈，然后站在他们中间说，这样吧，我问你俩一个事，你们说的要是真话，我就把你们带的事，包下来，保准给你们办个皆大欢喜，你们说行不？

董涛看了王溪一眼，王溪的鼻子尖上，冒出了一层细汗。

董涛忍着心跳说，那你问吧，晓萱同学。

刘晓萱挺起胸，问道，你们俩，是不是正在飞扬？

刘晓萱话音未落，两个人的脸上，就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红晕。

飞扬这个词，是流行在能源局子弟中学里的一句特别用语，指男女生搞对象的意思。董涛的喘息声加重了，王溪则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了。

见他俩这个样子了，刘晓萱就已经明白，他俩正在飞扬，可她还是要装傻充愣，游戏面前这两个高年级同学。

不承认，那就算了。刘晓萱甩着手说，那你们，就等着找我爸吧。

正在……飞扬！董涛说，声音颤抖。

然而刘晓萱，却是没有从董涛的这句话里，感受到她想像的那种特别特别的快感，脸上反倒有些茫然，像是董涛给她的这个答案，影响或是损伤了她什么。她转过身子，悻悻地说，好吧，我说话算话，你们俩，现在可以走了！

出了刘晓萱的家，王溪无声地哭了，董涛一时不知所措。

走出小区，在一个背静的地方，王溪突然抱住董涛，用一个惊慌的吻，报答了他今晚的付出。

董涛刚想乘胜前进，不料王溪早有防备，一把推开他，说，时间不早了，我们都该回家了，董涛。

董涛回味着嘴唇上的异样感觉。有生以来，他这是头一次被女生亲吻，尽管时间短暂，可这已经让他浑身颤栗了。

突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重重打在董涛被青春

火焰烤得滚烫的脸上，身子往后一倾，踉跄了几步，险些没倒下去。

这工夫，一团更大的黑影子，被惊骇的王溪，拦腰抱住。

王溪带着哭腔说，爸你干什么？

董涛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捂着脸走上前，恐惧地叫了一声，王叔——

你这个小无赖！

爸，你冤枉他了，他是冯局长的外甥。王溪一转身，夹在了父亲与董涛之间。

那又怎么样？冯局长家的人，就可以随便沾别人便宜吗？

爸！王溪尖叫。

住嘴！不让父母省心的东西，你不是说去同学家借书吗？你就这么借书？啊！

路过此处的夜行人，纷纷朝这边张望。

一对情侣，手拉着手，慢悠悠摇晃过来，等走到他们身边，或许是感觉到了什么，身子拥着身子，步

履匆匆，绕开他们走过去。

董涛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低着头，一声不吭，踢踢拖拖地走了。

王溪不再惊慌失措了，她理了一下头发，攥紧两个拳头，喘着粗气，直视着漆黑一团的父亲。

丢人现眼，回家！

王溪梗着脖子说，你要是有出息，你女儿，还用得着丢人现眼？还用得着去给你求人？说完，甩开步子，头也不回，往前走去。

王溪的父亲，僵硬在那里，像一截枯朽的木桩。

放下龚琨的电话，邹云上了局域网。刚才龚琨在电话里说，局域网论坛上，人们议论移交的帖子，要是都剪下来过秤的话，几十斤怕是打不住。再就是几分钟前，有人粘帖子，对邹云进行人身攻击，话说得又脏又臭。

虽说移交工作刚刚展开，可是局基地已经热闹起来了，五花八门的传言，把移交的坏处无限膨胀，搞得

人心恐慌，局领导们，尤其是移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有效工作时间，也都给各色人物打来的说情电话吞噬了。

这些天来，舌头但凡够得着邹云手中权力的机关处室长，基层单位的经理和书记，甚至还有一般干部，疯了似的给他打电话，这个要把七大姑从悬崖边上拉回来，那个想把八大姨拽上岸，将要移交到上江市的那些单位，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是人呆的地方。

局内乱哄哄，局外来的骚扰更恼人。北京方面和上江官员的关照声，也冒水泡似的频频传来，鬼知道那些人，这时哪来的这么多亲朋好友，他们的远亲近邻如雨后春笋般往外冒。

在这个星球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历来就没有，邹云面对开后门的电话和条子，也不能耍大老爷派头，一概闭眼，统统不尿。人身上，既然长着那个家伙，就不可能不使用，长时间憋着不尿出来，以后说不定会因此得上肾结石什么的，到时就算要不了你的命，也得让你疼得满地打滚，所以邹云只也能硬着头皮，

在那些人里拨拉来拨拉去，拣一些份量重的，不好惹的，块头大的办几件交差。

邹云不光是在办公室里焦头烂额，回到招待所也是头昏脑胀，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逼得他不得不长时间关掉手机，拔下座机，至于说登门的人，那是每天都有，到了实在顶不住的时候，他就缩头藏脑，悄悄溜到明园。然而这个秘密住宅，现在也不是安全的避风港了，那天他刚进屋，门就被人敲响了，一个女声在外面，连着叫邹书记邹书记，吓得邹云鞋都没换，蹑手蹑脚来到卫生间，解开裤带，坐到便池上，找了这么一件并不急着办的事来稳定情绪。

再讲冯仲那里，虽说也不清静，可是他的嘴好使，能开出岔，能把麻烦疏散到别处去。邹云管干部，他就把那些奔他来的，可亲可不亲的下级领导，一本正经地往邹云那儿支，说思想上的问题，他这个当局长的不好往里插手。

然而，在过去的几天里，最让邹云头疼的，还不是自己身上这些麻烦，他的忧虑点在基层。根据掌握

的情况看，眼下基地一些单位的领导，大开人情口子，大搞人员流动交易，来来往往，制造出了不少串门的热闹景象，惹得那些无路可走，无山可靠，无情可托的人，把大小领导的祖宗八代，都用舌头从坟墓里挑出来了，基层职工打上来的诉苦和告状电话，邹云这几天里也不知接了多少个。在那些电话里，一些情绪失控的职工，开口说不上几句，就把他邹云当成了出气筒，没边没沿地臭骂一顿。

现在问题最多的地方，是子弟中学和子弟小学，邹云那天听教育处副处长贾地亮说，仅子弟中学，这阵子就调出了二十多名一线教学主力，有两个去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一怒之下，竟然辞职去了开发区一所民办学校。昨天下午，邹云往中学校长孟文识办公室打电话，想了解一下最新情况，结果孟文识不在办公室，再打他手机，他的手机也搭理人，气得邹云把话筒，使劲摔到电话机上，骂了句王八蛋。

邹云没想到移交这件事，会在能源局职工中，引起这么大反响，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在过去的几个月

里，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走进能源局，没有走进老百姓的利益天地。

官场上的阴晴，看来有时很难折射出民间的喜怒哀乐！

而民间的喜怒哀乐，一旦汇集起来，就可以变成汹涌的河水，奔流在社会这个无形的河床上。从这个比喻上说，官场，充其量是万里河床上的一座桥，至于说这座桥的桥墩，牢固不牢固，结实不结实，只有奔腾的河水，才能给出答案！

邹云看过大骂自己的帖子，脸上并没有一败涂地的表情，对于这类来去无影的谩骂，他从宁妮事件后，承受能力可以说提高了一大块。然而叫邹云想不通的是，在移交这件事上，自己的头，摆在冯仲后面，人们为什么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呢？他们怎么就不在网上，给冯仲点颜色看看？想来想去，邹云认为，冲自己发来怨气的人，不像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自己挨骂，多一半跟自己推行领导干部廉政责任互动这件事有关，因

为自己让一些人不舒服了，不自由了，人家把你当成眼中钉，借移交祸害祸害你，也是一种发泄方式。

邹云又浏览一些帖子，除了骂街的、泼冷水的、煽风点火的、过激质疑的，深情怀旧的外，他发现讲情讲理者，也还是大有人在，这类帖子，针对移交事宜，提给局里的建议或是忠告，读后给人的感觉是不失理智和善意，邹云心里挺感激，就把这部分化名真名混用帖子，收藏到一个新建的文件夹里。

另外也有一部分人旧话重提，强烈要求买断工龄。

就在邹云准备下网的时候，一个化名互缘的人，针对刚才攻击他的某个帖子，贴上了一篇反击文章，标题的感情色彩很浓：

嘿嘿嘿，你这张垃圾嘴，臭臭臭

这位朋友，看了你大骂邹云的帖子，感觉你是个畏缩的人，你畸形的心态，让我看出你此时的身心健康情况，不是一般的糟糕！

人活一世，怨恨难免，愁事难避，只是论理须依据，指责须冷静，怎么可以借移交这件事的影子，拿着

公众的利益，滥发你个人的私愤呢？再说这是在网上，你张口操，闭口还是操，你在帖子上，一共操了十五次，真让人觉得，你的那个东西，究竟还是不是人的嘴？

诋毁他人，其实就是在侮辱自己。

一个没有人格意识的人，一个心理阴暗的人，嘴里也只能，制造垃圾！

强迫读者的眼睛呻吟，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假如把帖子里邹云这两个字，换成你的化名——愤人，你的心情，会怎样呢？收回你的垃圾吧，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哪里，能为你买到洗漱垃圾嘴的特效清洁剂。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就自己拯救你自己吧，愤人同志！互缘

看完这个帖子，邹云心里痛快是痛快，可就是觉得这个帖子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没被自己解读出来。

邹云皱着眉头，把这个帖子又看了一遍，临了是互缘这两个字，让他豁然开了窍！

龚琨——邹云脱口而出，身子往上挺了一下。

邹云把手伸向电话，可就在触摸到电话的一刹那，他的手，又猛地收回来，嘴里发出一声短促的杂音，心跳也明显加快。他抿了一下嘴唇，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温吞吞的水，起来走几步，才把某种冲动情绪控制住。

笃、笃、笃，门上响起三声，邹云赶忙把目光从电脑上移开，重新在椅子上坐端正了，长出一口气，冲着门说，请进！

门开了，走进来的人是方国华。

邹书记，我刚搞出来。方国华说着，把一份装订得整整齐齐的《能源局移交单位国有资产核查纲要》，递到了邹云手上。

邹云指着办公桌对面那把转椅说，坐，方处长。

方国华坐下来，脸上的笑，有点夹生。

看过两页，邹云放下纲要问，给冯局长了吗？

方国华道，送去了，邹书记。

邹云看了一眼电脑，说，方处长，局域网上，现在